

羣書治要

本書壺
作壺杆
作材

鐘而不能自爲壺鼎槃杆、無其用也。君子能因
立功成名、因於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
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屋狹
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君之銅鐵、以爲金鑪大
鐘、而不能自爲壺鼎槃杆、無其用也。君子能因
立功成名、因於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
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屋狹
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君之銅鐵、以爲金鑪大
鐘、而不能自爲壺鼎槃杆、無其用也。君子能因

政作正

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
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厠里太公
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
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
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食髮受

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

善言作

諫諍

論作倫

善言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夏亡紂有三仁而
商滅故不患無夷吾由余之論患無桓穆之聽
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遇屈原放逐於楚國也

施作設

衢大臣輔政將成斷金誠宜有以滿天下望稱
兆民之心年穀豐稔風俗未乂夫風俗者國之
脈診也不和誠未足爲休書曰雖休勿休況不
休而可休乎且濟時救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
然後乃治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
割取時君所能行要厝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
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施不
強人以不能背所急而慕所聞也昔孝武皇帝
策書曰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蓋

無然疾
二字

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民景公以節禮
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然疾俗人拘文牽古不
達權制奇瑋所聞簡忽所見策不見珍計不見
信夫人既不知善之爲善又將不知不善之爲
不善惡足與論家國之大事哉故每有言事頗
合聖聽者或下羣臣令集議之雖有可採輒見
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殆不知
樂成況可與慮始乎心閃意外不知所云則苟
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嫉能耻善策

下況其
餘哉四
字悲衍
文

追恐遲

不從已出則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
見屏弃雖稷契復存由將困焉斯實賈生之所
以排於絳灌弔屈子以舒憤者也夫以文帝之
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況
其餘哉且世主莫不願得尼軻之倫以爲輔佐
卒然獲之未必珍也自非題榜其面曰魯孔丘
鄒孟軻殆必不見敬信何以明其然也此二者
善已存於上矣當時皆見薄賤而莫能任用困
厄剝逐待放不追勞辱勤瘁爲豎子所譏笑其

故獲也。夫淳淑之士，固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徼名，耻鄉原之譽，比周之黨。而世主凡君，明不能別異量之士，而適足受譖潤之愬。前君旣失之於古，後君又蹈之於今，是以命世之士，常抑於當時，而見思於後人。以往揆來，亦何容易。向使賢不肖相去，如泰山之與蟻垤，策謀得失相覺，如日月之與螢火，雖頑嚚之人，猶能察焉。常患賢佞難別，是非倒紛，始相去如毫釐，而禍福差以千里。故聖君明主，其猶慎之。

舊無下
川之下
字補之

夫人之情莫不樂富貴榮華美服麗飾鏗鏘眩
耀芬芳嘉味者也晝則思之夜則夢焉唯斯之
務無須臾不存於心猶急水之歸下下川之赴
壑不厚爲之制度則皆候服王食僭至尊踰天
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閉民欲
崇隄防以禦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亂隄防墮而
水泛溢頃者法度頗不替古而舊號網漏吞舟
故庸夫設藻稅之飾匹豎享方丈之饌下僭其
上尊卑無別禮壞而莫救法墮而不恆斯蓋有

識之士所爲於邑而增歎者也。律令雖有輿服制度，然斷之不自其源，禁之又不密。今使列肆賣侈功，商賈鬻僭服，百工作淫器，民見可欲，不能不買，賈人之列戶，蹈踰侈矣。故王政一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時勢驅之使然。此則天下之患一也。且世奢服僭，則無用之器貴，本務之業賤矣。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農夫輟耒而雕鏤，工女投杼而刺文，躬耕者少，末作者衆，生土雖皆墾，又故地功不

致苟無力穡焉得有年財鬱蓄而不盡出百姓
窮匱而爲姦寇是以倉廩空而囷囷實一穀不
登則飢餒流死上下俱匱無以相濟國以民爲
根民以穀爲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此最
國家之毒憂可爲熱心者也斯則天下之患二
也法度旣墮輿服無限婢妾皆戴瑱櫛之飾而
被織文之衣乃送終之家亦無法度至用輜梓
黃腸多藏寶貨享牛作倡高墳大寢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跋扈耻

不相逮、念親將終、無以奉遣、乃約其供養、豫修
亡歿之備、老親之飢寒、以事淫法之華、稱竭家
盡業、甘心而不恨、窮阨既迫、迫爲盜賊、拘執陷
罪、爲世大戮、痛乎化俗之刑、陷愚民也、且橘柚
之貢、堯舜所不嘗、御山龍華蟲、帝王不以爲褻
服、今之臣妾、皆餘黃甘、而厭文繡者、蓋以萬數
矣、其餘稱此、不可勝記、古者墓而不墳、文武之
兆、與平地齊、今豪民之墳、已千坊矣、欲民不匱
誠亦難矣、是以天戚戚人汲汲、外溺奢風、內憂

窮竭故在位者則犯王法以聚斂愚民則冒罪
戮以爲健俗之壞敗乃至於斯此天下之患三
也承三患之弊繼荒頓之緒而徒欲修舊修故
而無匡改雖唐虞復存無益於治亂也昔聖王
遠慮深思患民情之難防憂奢淫之害政乃塞
其源以絕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罰夫善堙川者
必杜其源善防姦者必絕其萌昔子產相鄭殊
尊卑異章服而國用治豈大漢之明主曾不如
小藩之陪臣在修之與不耳

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仲尼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今官之接民、甚多違理、苟解面前、不顧先哲、作使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以誘來之、器成之後、更不與直、老弱凍餓、痛號道路、守闕告哀、終不見省、歷年累歲、乃纔給之、又云、逋直請十與三、此逋直豈物主之罪耶、不自咎責、反復滅之、冤抑酷痛、足感和氣、旣爾復平、弊敗之物、與之至有車輿、故謁者寇、賣之則莫取、服之則不可、其餘雜物、略皆此輩、是以百姓創

艾咸以官爲忌諱、遯逃鼠竄、莫肯應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勢、心苟不樂、則器械行沽、虛費則用、不周於事、故曰、上爲下效、然後謂之教、上下相效、殆如此、將何以防之、罰則不恕、不罰則不治、是以風移於詐、俗易於欺、獄訟繁多、民好殘僞、爲政如此、未睹其利、斯皆起於典藏之吏、不明爲國之體、苟割脛以肥頭、不知脛弱亦將顛仆也、禮譏聚斂之臣、詩曰、貪人敗類、蓋傷之也、傳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舊時永平建初

之際、去戰攻未久、朝廷留意於武備、財用優饒、主者躬親、故官兵常牢勁精利、謝蔡大僕之弩、及龍亭九年之劍、至今擅名天下、頃主者既不勅慎、而詔書又誤、進入之賓、貪饗之吏、競約其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以麻枲、被弓弩、米粥雜漆、燒鎧鐵、淬醯中、令脆易治、孔又褊小、刀牟悉鈍、故邊民敢鬪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凡漢所以能制胡者、徒擅鎧弩之利也、鎧則不堅、弩則不勁、永失所恃矣、且夫士之身、苟

兵鈍甲爽不可依怙雖孟賁卞莊由有猶豫推此論之以小況大使三軍器械皆可依阻則膽強勢盛各有赴敵不旋之慮若皆弊敗不足任用亦競奮皆不避水火矣三軍皆奮則何敵不尅誠宜復申明巧工舊令除進入之課復故財用雖頗爲吏工所中尚勝於自中也苟以牟利任用爲故無問其他月令曰物刻工名以覆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今雖刻名之而賞罰不能又數有赦贖主者輕翫無所懲畏

夫兵革國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法罰、敢有巧詐輒行之輩、罪勿以赦贖除、則吏敬其職、工慎其業矣。昔聖王之治天下、咸建諸侯、以臨其民、國有常君、君有定臣、上下相安、政如一家。秦兼天下、罷侯置縣、於是君臣始有不親之豐矣。我文景患其如此、故令長視事、至十餘年、居位或長子孫、永久則相習、上下無所竄情、加以心堅意專、安官樂職、圖慮久長、而無苟且之政、吏民供奉、亦竭忠盡節、而無壹切之計、故能君臣和